

73 F



搜神後記卷一

晉陶潛撰

明胡震亨毛晉訂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  
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  
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  
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  
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  
於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

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山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其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嵯嵯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旣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

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  
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  
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  
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  
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  
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  
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  
但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

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  
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  
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  
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  
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  
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  
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  
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

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漁人姓黃名道真

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

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

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

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麟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

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

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

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  
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  
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  
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  
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  
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  
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如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  
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  
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  
取鰥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  
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  
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  
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

搜神後記卷二  
五  
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齊魯文與文淋蔭於此泉文因坐牽絛不腫  
湖地纒南四十里齊蓋山百音步齊故踏泉昔  
邗懸于此懸風雨晝昏而一文外焉此不  
妙文子晏曰良文父步能專秦世齊文嫂入  
中宿纒齊良文如如西岸水烈齊不咬入汜州  
繇豈昔聞齊金不絲竹之響

齊魯山東齊兩嶺能向咬熟旱不室嫂十

搜神後記卷二

晉陶潛撰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  
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  
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  
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  
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垂而終不  
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去去嗜我  
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

邑屋發掘墳壠民人逆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為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鬚水中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

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

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典中術師作鼠市四方文餘開四門  
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齏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命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

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薺茨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于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客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後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  
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  
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  
呼諸鬼王須臾卽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嗽  
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  
依常呪願畢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  
遊便飽食而歸

向哩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

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  
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  
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  
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  
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  
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  
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  
往迎之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

我可活爾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  
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  
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  
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  
旣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十五  
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  
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  
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  
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  
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  
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鬕盛水置床張二角  
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鬕去水如此其  
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  
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鬕中鬕口數寸鏡大  
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鬕之意璞云撒鬕違  
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中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  
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  
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  
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  
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行刑  
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  
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  
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

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  
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  
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  
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  
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  
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  
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  
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  
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

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  
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  
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十竝避人引苦卧輒起留者歲一周年  
咳吐不出二十日歲積斜又長朴熟手雜人  
必當有理輒輒飛來與交合焉畢雙飛去葦  
簾而絲之置東營下味新大日景于日于  
二十東北三十里土官按家索其何養

搜神後記卷三

晉陶潛撰

程咸

一作程武

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

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  
名于世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  
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  
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  
從天直墮瓮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

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  
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  
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  
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  
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  
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  
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  
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掉

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此  
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廬陵巴丘人文晁

一作周晁作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

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  
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  
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為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  
手中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  
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

君家大不古僕尋爲君取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百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附牀一呼二盜俱墮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痕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悉無損動乃係鱉於床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鱉鱉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鱉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  
 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或作  
潭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  
 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  
 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  
 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  
 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為不  
 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復

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  
 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  
 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  
 此物翕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  
 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  
 之此何病荅云此病名斛二二或瘕一作茗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已病  
 矣哲徃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  
 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



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  
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  
惡腹滿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二  
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  
婦夜產有頃兩吏來詣其門便相向辟易欲  
退却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籍  
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  
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當與三歲天阴

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  
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  
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  
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  
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聞來於是白馳其  
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  
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

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  
惋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  
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  
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  
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  
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  
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  
晨果得凶問

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  
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  
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邪任子  
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  
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  
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  
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  
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至池立廟其黨乘回馬車木馬悉與主人卧  
自昇至矣父母與之土車欲苦與出縣則居  
雖財贖固無昇又或良曰伏有車乘回乘文  
况寒即日當斂來也父母曰去北千里  
曰此月既盡以今日某劫之今吾與昇子  
熯息曰今非卧縣爾非財主人父母問之良  
良亦請主教學其父母燃火亦非良惑

後記卷四

晉陶潛撰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  
十餘獨臥廡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  
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  
今已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  
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  
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

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  
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  
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  
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誠云我尚虛爾  
卽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尚未  
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  
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  
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飴一盤清  
酒一升醱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

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  
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四人守養護之  
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漸漸能開口能咽  
粥旣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  
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兒一女長  
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  
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云字令其夫前入父室

于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妬  
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  
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  
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輿還家終  
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  
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杖之悉驗平復數年後  
方卒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  
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晉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

同郡李焉共爲商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  
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友人  
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  
中鬪爭吾實忿之作一兕於庭前卿歸豈能  
爲我說此耶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絕乃詣  
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岫然  
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旣手執  
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

旣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

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已未應死偶悶絕爾可開棺出我燒車釭以熨頭頂如言乃活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廐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姝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  
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  
何言涕泣而別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

毛色爪牙悉如真虎鄉人

鄉字上一  
多餘字

周軫有

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  
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  
其言旣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  
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

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  
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  
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  
他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  
符周密取錄之奴旣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  
具說本末云先嘗于蠻中告雜有蠻師云有  
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糗一赤雄雞一升  
酒授得此法

其前以三只亦嫂長米餅一赤餅一廿  
其始本末云去嘗于靈中去餅百靈祠云其  
符同密取疑之或到靈祠問之其事曰靈  
出異物於靈祠中得一餅畫印大赤黃靈  
靈祠對人稱其友朋友與靈事畢若悉了無  
遂向靈輩請之問其故以以朝靈增之令  
中少却財毀為人請二人云歸定萬又後於

叔神後記卷五

晉陶潛撰

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為  
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  
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為娶婦未  
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後於邑  
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為異物取以歸貯  
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  
有飢飲湯火如有人為者端謂鄰人為之惠



也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  
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  
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  
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  
知其故後以雞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  
窺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  
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  
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大惶惑  
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

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爲  
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  
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  
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  
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  
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  
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  
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今長云今道中素女祠  
是也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

作唄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情愴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積日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

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  
殞絕

會稽鄒

音衍

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

一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  
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  
中得之常思鱸一雙鯉自空而至

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  
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  
者無不皆見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

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

光輝照屋

白頭公  
白玉也

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

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  
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  
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過謂  
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  
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

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  
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  
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  
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  
太守

豫章人劉廣

劉或作干

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

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天為西王母所  
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  
得手中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泥

司馬從南州還拜簡文皇帝陵左右覺其

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  
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  
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為  
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  
如此意惡之遂遇疾未幾而薨

或此意惡之遂避幾未幾而夢

人眼或黑或甚顯云向來見帝問所

不類而口又問云主親所所入答所為

帝問言姑眾莫之候所見雜其却醜言且

育異相登車階於口成帝向遂靈具預

濟黑於南州還拜簡文皇帝刻云式釐

搜神後記卷六

晉陶潛撰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

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

天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

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

或作復一綏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

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

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

外見世間河登黨曰此是姓文之士葬於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  
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  
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隣里唯有一孤嫗相  
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  
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忽  
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  
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  
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

巾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  
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  
冢爾

盧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  
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  
絃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  
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  
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盧克獵見獐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

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克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克至家母問之具以狀對既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克臨水戲遙見水邊有犢車乃往開車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克又與金銳而別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家相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鑿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

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絕死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禱上

見血數升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  
一里

水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勅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啾啾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暝不見人往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

復之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  
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  
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  
捕並擒獲

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  
自說已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  
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  
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  
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



如所夢卽移著岡上酌以酒餚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晉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閭發迴河行數里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冢此人便去遜遣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徑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冢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人經冢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出應者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其羅來載公曰壞我其羅不可得此人云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卽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籥長二丈許徑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其羅今欲擊我我今日卽打壞奴其羅言訖忽然便失於是遂進

於是遂進

晉元熙中上黨馮述爲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  
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  
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  
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旣無舟楫如何得渡  
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  
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  
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  
去時述有弟喪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  
乃鞭馬作勢徑得登岸述辭謝曰旣蒙恩德

何致復煩勞

安豐侯王戎字濬冲瑯邪臨沂人也嘗赴人家  
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  
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  
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  
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  
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  
相從然當爲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  
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

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  
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  
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  
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  
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  
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  
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始  
死忽一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

速殺之不然李子豫當從此過以未先打  
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許永  
遂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中有  
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  
出八毒赤丸子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  
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  
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  
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

喘唾乏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  
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  
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  
各迸走出祠去廻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  
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  
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  
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

有一僮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

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僮  
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捕即縛得鬼

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  
著赭衣袴在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  
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會稽朱弼爲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  
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書多張功  
費長百餘萬以其賍誣弼而實自入子木夜

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  
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某日  
夜更典對証言終忽然不見

夏侯綜爲安西叅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  
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  
此兒正須大病須與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  
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  
一鬼腳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  
差母如言而愈

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視之既  
至而墳壠雜沓難可識別不知何許袁彥仁  
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卽  
如言令物色覓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顏  
狀如此卽開墓棺物皆爛冢中灰壤深尺餘  
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冀得舊物  
果得一磚銘云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  
甚厚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

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當相報語後經年王  
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故  
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惟當勤修道德  
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  
相語言訖忽然不見坦之尋亦卒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  
因闇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  
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為患然  
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

至劉家謂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為卿  
罵之即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  
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  
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為樂吉大慚洗  
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  
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  
二升汁密齋還家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  
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人定  
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既訖便擲破甌走

去須臾間在屋頭吐噴怒非常便棒打窻戶  
劉先已防備與鬪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後  
遂絕

文藻亦惡齮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禱我  
誦禱一砂下五著翼千面顯之乃主人家獻  
黑之噴聞氣采軒輦却大育容共吟賦賦餘  
王隱家臨主人曰嚙家異何去與來今爲嚙

搜神後記卷七

晉陶潛撰

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  
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  
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  
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隣人觀  
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  
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  
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

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  
衣之卽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時  
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  
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  
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澗畏之須  
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絕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  
觀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  
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

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  
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擲頭  
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聞  
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  
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  
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  
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  
得大蟹王曰汝此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  
此物種類專請包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



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  
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  
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  
聲土俗謂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  
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  
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嘗有哭聲晝夜不  
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  
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  
哭聲自絕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  
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  
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  
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喏此人便牽弓滿  
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  
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  
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  
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  
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其美異常精甚怪  
負茗而歸

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外柳樹上  
有一人長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  
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驚遽卽隱不見

宋永初二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  
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  
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  
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爾於是  
婢爲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  
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  
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宋襄城李順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  
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

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  
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  
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  
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  
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  
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  
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  
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  
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願尚幼在抱家內知

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願  
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  
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  
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嗟牙吐  
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奴共擊之不勝而  
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  
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  
家伏地俱死

去告家人合十箱人封其封火自來斷之不  
舌甚而留惡中文大刺與双共準之不親而  
之忽變汗吹入米炊六時日赤吹火對平出  
卿言署中見車好有白雲中文甚愛之殆死  
宋王僧文為南嶺主戴吳辨九線北野村因  
字景真立至時東太守  
變厚母出於門蘇州案立其一良蘇良風

搜神後記卷八

晉陶潛撰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  
相得良久擒之得二物如烏鴨以問鮑靚靚  
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尋誅死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  
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  
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  
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驚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也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刃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忽然不見未幾伏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間床前聞狗聲異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卽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卽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塼頭合理之遂不復出他日其母便亡

王綏字彥猷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

晉永嘉五年張

一作高

榮爲高平戍邏主時曹焜

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  
飛埃絕焰十餘丈樹顛火焱響動山谷又聞  
人馬鎧甲聲謂焜賊上人皆惶恐並戒嚴出  
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  
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  
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見髑髏百頭布散  
在山中

新野趙貞家園中種葱未經袖拔忽一日盡縮  
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

古音切

人少時貧賤常

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旣  
盡不知所在且已飢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  
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惟其如  
此於是還家賣糧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樹微  
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牽著陂塘中板常沉  
沒然唯復浮出出家輒有吉慶每欲迎賓客

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  
復浮出仕宦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  
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去濤中板入石頭  
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卽解職歸家下船便  
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卽至豫章爾後板出  
便反爲凶禍家大輾軻今新淦北二十里餘  
吳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柯處有梓樹  
今猶存乃聶友向日所裁枝葉皆向下生

搜神後記卷八

搜神後記卷九

晉陶潛撰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  
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閣船載之  
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下爲業義熙中左將  
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  
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  
錢來請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

爲作卦卦成吉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  
 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  
 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  
 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  
 人謂必以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  
 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啖  
 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  
 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  
 不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  
 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  
 出竟得無他

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  
 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  
 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  
 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  
 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



搜神後記卷九  
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  
白紗帽甚可愛笑語如人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  
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  
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  
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  
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笑然未  
得噉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  
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餅擲狗祝曰養汝數年

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  
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  
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  
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  
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  
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  
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

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  
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  
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惟此狗向井  
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  
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  
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  
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  
相與人卽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  
歸

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  
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  
黃衣白帽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  
詠家老黃狗卽打殺之吠乃止

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  
一狗名曰飛鷲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上  
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  
降苻堅未幾便死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

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孌婉兼常  
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  
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帟衣  
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  
報打之二人各勑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  
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  
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  
病死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輒病死云嘗

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輒蒲博相  
戲時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燭而坐誦經  
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  
夷密以燭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湯誤以  
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  
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顧需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于昇平亭時有一  
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羊羊絕  
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

道人不能救卽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覺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猶動搖乃破出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遂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

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囊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

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旣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

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旣而惧爲伯裘所曰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

搜神後記卷九  
卽呼伯裘求救我卽有物如伸一疋絳割然  
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  
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典諸侯謀殺斐會  
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  
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  
猶用慚惶後月餘典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  
不得復典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搜神後記卷九

搜神後記卷十

晉陶潛撰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澌  
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  
皆如鱖音提魚女以已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  
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  
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  
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  
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

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  
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  
如狗嗥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  
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  
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  
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  
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  
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

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  
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  
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  
出山谷沸涌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  
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  
旱禱之卽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節置菰裏  
每晚取食節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

搜神後記卷十  
大蛇偷食苟遂以鉞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  
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  
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  
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  
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  
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  
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  
穴中蛇死者數十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

一丈著黃不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剋  
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  
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  
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  
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  
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  
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  
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  
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



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  
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  
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  
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  
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射人卽死

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  
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  
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  
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  
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旣至  
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  
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  
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帳中以手潛摸之  
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  
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  
蛇眼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  
 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  
 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  
 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  
 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  
 莫不沉溺於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  
 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  
 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  
 既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遊而去中江猶見

首視此人而沒

也本

西鄉清化里世為書法江左有聞晚葉彫  
 矣公背以瘁祖文胡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  
 侍所生父耀宗小名舍則文胡第五子郡五官  
 中郎

搜神後記卷十 終

江都外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首賦地人而致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玄人周子良字元齋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  
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古遷里人寓居丹陽  
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  
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  
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  
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  
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  
四面來繞已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  
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其歲爲姨寶光所  
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  
人未嘗見其愠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  
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  
入東本往餘姚乘 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  
江而潮來掣 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  
上東陽欲停 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解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解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  
邪氣亟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究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  
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  
 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日旦獨在住  
 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基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  
 日昃後便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遍禮道眾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  
 間亦安兩高坐並有香火也眾入正言應就齋去日晡聞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  
 還汝可更來仍見鑊中温半升酒子平馳還說  
 此姨母驚恠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  
 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  
 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  
 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  
 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狸豆  
 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  
 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確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即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為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

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温鐺中猶如常酒氣

瓦盆中已發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檢訖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師既惋慨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度覩遺記

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

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

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

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嶇鈎取拜請將還開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未止疏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月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常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法也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亦可

是焚不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

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

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

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

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卽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

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

在所

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

于時住在西阿姨母廨中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鑿囊鑿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烏鳥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一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此髻法實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鞋悉有所執一人挾坐

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

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

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

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

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

有光明草縷如荪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以始入戶便皺面去居

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在桨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自西廂有兩

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廟子云大近後恐自逼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

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即所畫寢者頭晉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即子平住也一

方五尺安窻下施書桨東向硯本在桨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桨也問左右

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云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仍問曰今人見身猶臥恍惚不自解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

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

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

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壺觸此左右

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

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

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

夏月裸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

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為人所歸投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

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

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

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

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極出西事

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印往驗果有坎已塞竟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

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為人實

依依於世上死為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為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月將

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

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

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為

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

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

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為身

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在濫無辜起止飲

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

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

人山中同烝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

有令春劉白等今春是姨母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

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

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其輩無知事延家

主門是前中隔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

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二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嶽

三阜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卿姨病源乃

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為治

疾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

月之間不知若為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說病事不由於請醫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

於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令春等去便下堦

而滅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遇穢賤者不可觸胃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此承

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威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玉草事

出真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

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  
三人衣色黑掩掩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  
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  
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各界有  
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  
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  
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  
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  
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

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

之以白丞又疑是祆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

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

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

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

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  
周家本

禱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

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

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

所犯爾日見其淪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既未達

真旨故不得

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不挾疑耳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譙兼向丞總領吳越

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

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

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

墨耳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卿朝夕燒

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

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

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况是太同命太元真人

往彼朝諱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真正曲

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

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

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攬屐橫在牀前又不

著衣服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攬屐

橫攬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

狀蓋為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子良又問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

下聲傷人聞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今來取實由

必畏人聞于時子又日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己

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  
 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  
 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  
 其地多石則看北長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  
 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為卿益  
 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  
 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開其履行看地  
 今日倉卒便於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  
 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  
 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  
 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閣合先占雖非同  
 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北葬之告也既云無  
 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會

塚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

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

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

不得落漠留疏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為依師

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

籍師度師經師義為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

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

山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  
 本由是言之師資之結殊不容易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  
 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炁不干神明衛護  
 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誼之中僕等難復數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  
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  
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  
亦標挺言未絕聞于平覺便歛去

右一條卽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

滿此范帥卽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  
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

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  
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

受一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為丞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

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  
記曰為好歲代久遠後人見

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  
須又曰紙紙記為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

按如此人言便非奈留世未解周封  
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於已楊許先

迹亦是他  
迷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  
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精神昏塞真期未可立待即亦可且  
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為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其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

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旨向

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

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二又安此更問答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  
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

亦宥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

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者真誥中無此人也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之已雖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相對而談某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紙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坐爲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瞻易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述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

大書小八白紙

並與目錄相應無關

中多收也

字當是受音韻師所改對更思謝如之昔時  
是漸去而其實不離也又請時中并許許繼是  
坐為相耳新了未平八月以對幾許請謝也皆  
某日見其事皆皆其五耳覺却其見時未味為  
對尋信其對謝云夢皆其那中視其其直云  
中一繪二十八日畫窠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六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  
隱者今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

凡此端皆題紙  
背作乙未年

復見前丞來乃著

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  
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  
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  
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為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  
華陽之玉童定錄保命二君令來相諭又指西

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

原

應作此源

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

非一人定錄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

薇當焚錄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

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

榮華疇

應作籌字

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

念曾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

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迴此二能得道爾

既無才學可稱又之三德之美特是採緣訪介

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

間流連於親識眷眄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

之山川煮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若必

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

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

紫陽童仍言曰君言

君言是稱紫陽語也

神仙易致而人

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

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爲人者皆貪

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

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  
 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  
 也述君言似訖此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  
 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  
 任褒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  
 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  
 為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  
 便出戶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  
 諭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便滅

六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麤白紙

丞猶

是趙丞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名上期紫陽  
 童云姓鳳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  
 人告而後八日來說所改名字即  
 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思合神必  
 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  
 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  
 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  
 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為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  
 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

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  
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  
丞間爲散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  
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  
如此事可不慎之言此而去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

去歲聞其家說

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始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甚苦乃云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色極不好今由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

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緣邊背上

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

四人

二男二女

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

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

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

應作澤字

何期真聖曲垂

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

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  
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  
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  
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  
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事一青紙

依後別記

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  
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所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  
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子還

王子還人宿會時父為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

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為人復修功德死為

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

名為太玄字虛靈

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  
也不改姓仍取周也

此名

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為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  
質象含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  
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  
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為靈此表  
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與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子良  
字元龢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  
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

其羣從兄弟皆

以子字為名子良是其本父乍生便名以無  
別小名也字元龢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  
東嶺冠師為作此字燒香啟告以授之按後  
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名仍取  
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  
子良曰若披罩紫蓋遊適偃房者神仙之漸也

唯言此而已意而言  
是定錄神君隱告也

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

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君爾未宜

見之故遙相告爾

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帥及童  
來君都未降今此方為

其始也

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

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  
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  
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  
出是爾陂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  
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為爾

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爲效吾今且去

外已有人來下席而減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

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滎陽梨井人也

直言此而減見年可三十許巾紫方冠著繡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籐紙

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蕭閑堂主上真誥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裏形貌妍麗作

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

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

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

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

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

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

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

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

西阿子良歛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十四許有兩人同來唯此女言耳一

人當是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此日師出

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嶺周送入至住處  
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冰口屋尋嶺內  
清淨神女不集西廨混雜反  
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為於邑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執紫毛節

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真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綠繡衣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真誥無

一人教幘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真誥有

一人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

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

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

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

照其胷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

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作怠廢字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

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

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懷抱不子良答曰

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高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第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承曰能察幽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曲紆真降願各為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今故來為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仙化猶戀於委形况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誥所無而不知何處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鄧都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各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  
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  
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  
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  
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

衣服如前持玉鈴侍

者二人真誥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

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  
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  
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  
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  
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  
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參訪  
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  
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候所說當可言乎徐曰  
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  
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候是誰鄧曰是東華  
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  
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  
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為遠別

下席

同出戶侍者  
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  
七日華陽童宣定錄君古授太霄隱書玄真

集所受辭意如似畧  
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

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

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

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

功無嗟以滓穢為辭但卿六世祖眉為譙郡時

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

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

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

未檢汝南周家

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為譙郡殺戮之咎誠為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為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荷福慶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

依別記日有六月十五日中嶽

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自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授藏計此止應是卧卒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聞其在酉解及移朱陽所眠一絕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牀臥如此必是方諸臥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品之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

今事遂不能斷耶今且何意往他人處食脯

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

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奉今

吉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

楊君體

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帥語于時即然

許之十五日且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共醮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

至其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  
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推拘  
於先殃所及既吞噬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涉  
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  
絕之一向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  
飛華於嶺裏所告十

九日期於  
西阿者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許  
綠繡衣也真誥有

此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  
紫衣也真誥有王進

賢恐是改名即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  
十許線衣貞

同若云改各恐先誥有劉春龍而此不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

第五易遷受學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

李飛華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綠下碧  
真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坐

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  
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

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  
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

細不可識並皆襟綾衣紫絳爲腰帶也衆仙是共女良久似論子

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

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



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  
仙啟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  
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  
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  
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答曰  
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周  
生達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  
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  
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

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  
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宜說命知  
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  
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  
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  
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  
真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  
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  
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  
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  
事或生疑請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  
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  
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  
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  
說之夫爲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  
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  
則飈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眄八方進無水火之

見進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

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真道不交乎

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

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

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疇也王夫人

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

應作環字

之慮瀟灑任理

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

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

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

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  
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  
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  
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  
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  
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  
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  
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相  
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

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  
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  
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  
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三是此二月  
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  
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  
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

尋此

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  
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議

理亦聞則其  
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  
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  
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  
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  
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  
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  
報子良曰比風日赫烈塘湖熇竭五穀焦枯草  
木彫落方慮饑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

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  
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  
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  
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旣不自知反云神而  
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輒從要  
旨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  
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  
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歛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此按

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  
 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  
 晴後共周于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  
 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延壇自  
 奏二十云旦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  
 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  
 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  
 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迴左右  
 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  
 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  
 民之命粒食為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  
 早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  
 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  
 哀愍黔首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  
 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  
 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請

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是前所朱書

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  
 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

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

以丹書黃上不似  
 筆蹟當是織成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

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

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為說我來子良

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

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

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  
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  
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  
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  
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  
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  
之內姓徐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  
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須與復夢  
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

冬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  
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  
今故來爲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  
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  
仙化猶戀於委形况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  
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誥所無而不知何處  
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鄧都所  
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正家今則思  
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  
爾各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衣服如前持玉鈴侍

者二人真誥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候所說當可言乎徐曰  
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  
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候是誰鄧曰是東華  
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  
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  
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為遠別

同出戶侍者  
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經檢別日云六月二十  
七日華陽童宣定錄君古授太霄隱書玄真

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  
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關當鄧領華  
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為男則童  
初蕭閑女則易遷含真也參簡之事別在七  
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

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

其餘悉  
具足

其洞房玄真二條  
事於目錄中唯闕



具氏  
出繪

善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縣

其縣民志真二

本秩六月一日至二十六日共百十三日專

中民  
蕭關文俱是靈舍真少參簡之專民  
四官山禁姑對對來四官皆當為畏阻童  
內精去云而今函中亦無此專恐與同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七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  
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帔丹青飛裳佩流

金鈴

年可五十許真誥有  
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

年可四十

許真誥有侍者  
四人執綠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鈴

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鈴

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六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

云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玉

鈴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

侍者五人真誥有凡此識丞曰今真人來何六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

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

爾縈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茅

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弊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

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

應是嘉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奧識淺而智深已三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年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為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其于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

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

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嶓冢山王君周君傳乃云紫陽有

左右真人亦不顯字第三定錄茅中君第四保

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

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真人前後

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庭真人治中嶽耳保

命問曰粗悉此位不子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

錄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

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

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

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

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

君曰子勸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

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野復為遥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強得業亦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一一謹依小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屢有跪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也耳定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由經見由我我亦不得自在此保命往諸司和此保命

命間論之意此必無若勿卒憂悒仍云吾今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而去相隨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

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句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唯遣侍童耳真誥曰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孫登者為蓬萊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內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兒法

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脆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脆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絳

繪亦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符黑爲文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行輒有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稍得新業邪吾曰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北斗大不可言訝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

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  
 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  
 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  
 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  
作姬字受口語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真此三  
音不得字体也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為  
 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  
 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

按此即  
是前月

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真  
有餘人兼申嘲謔欲希之辭夫以涵育兩儀  
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  
偶共相映協目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  
表昔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切貴賤年月賒  
促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  
凝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諧接文殊之  
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扶桑諒別有  
旨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君三人  
 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  
 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

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  
已上青簡乃位為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  
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  
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  
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移時夫涉真境便  
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  
此甚好但恐以試為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  
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  
小試或為虎狼或為姝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悻惶也若不過者怪

應字

人功夫俄頃耳

周少來神瞻

正小鬼時獨宿

屢驚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晨夜闌路去來恒獨  
行耳始近聞人說從今八九月以來館解往天  
必須一爾人相伴小侵闌則便執刀杖人問何  
忽爾亦為作啖鳴相答此當是去斯近密防諸  
試只二十六夕移東廨宿亦徒一道士忘下伴  
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數起坐誦諸呪說此復是  
臨時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  
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力強

定錄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

之徒檢課簡錄見天下民人為善者五十分無

一而况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

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已過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錄內格中有上上真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已落七人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真者三百人已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已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

九十三人已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已落七十八人二十人為酆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為可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日月不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

爾今日人誰知邪一何苦始亦非登雲天皆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

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

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麟不亦快乎王君曰

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誠實為深矣足為子之實

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

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

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切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

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

今故來為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

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

仙化猶戀於委形况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

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誥所無而不知何處  
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鄆都所  
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  
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  
爾名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  
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  
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片  
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  
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衣服如前持玉鈴侍

者二人  
真誥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  
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  
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  
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  
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  
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參訪  
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  
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候所說當可言乎徐曰  
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  
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候是誰鄧曰是東華  
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  
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請此人耳徐曰今日匆  
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為遠別席

同出戶侍者  
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  
七日華陽童宣定錄君上曰授太霄隱書玄真

刻紫微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

因答已經詰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

言別往看之年秋事今得去紫微夫人  
主下教者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為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

繁多明日望定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  
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

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此條中  
妄說上

落及宜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誠防恐脫言謬  
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  
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  
此中引暢許之諭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恨

不知早相共理令闕佚漸加鑽訪必不徒然  
往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  
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司甚  
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  
真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恃蒙神  
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  
齋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達家已  
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

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  
法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  
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因得  
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韓侯仍  
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  
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  
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  
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

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為保晨司

此韓侯刻紫王之簡

赤金為文以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

問不審此位若為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為定更

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錄車玄羽之蓋素毛

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

扇建袂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

之鈴六丁為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切夫之

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丞也故指來相報

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桐

栢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真

既累去後與兩小兒

竟夕耕櫛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者以至於今唯密以啓聞耳尋此便是前緣所

招或各譴應至定錄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較也尋既未知應為此位那言不大欲為恐是懸

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稟老君誠解其性理習忘相懷于一切有為無復執著與時求道之志便

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為耳今既忘言于取捨便亦不辭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

處雖卑雖苦甘心為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多去此實神察六七往道中猶煩惱未盡

汎此信忍望都隆邪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夕殞亦是所願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往尋之

從別記目錄比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

顯出恐是與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條中便

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猶且領丞住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住邪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髣髴乃可知耳計今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太玄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

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弗聞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月未當來華當脫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按此告即

符前二日所云中旬問去為論也周以十四清旦來入嶺止疏前停召事見示即問周何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既審解此意便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寇似有六七人皆執杖奄至階前一人喚言在御仗中蒙假還東時等數人乏資糧故來就先生乞于時已閉戶未眠聞此便開戶當對呼進隨意所須衣服物器一階捨與別屋兩小兒並被錄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擔徐去必無告討正恐君劫道士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合

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為好耳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得知方將而言唯句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陶隱居既

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觀之日為申陳如此即是酬之告周竟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至尊垂恩為置宋長沙道士二廨并左右空地于此廨西復為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竊恐側近真蹤或以致譴故二三因聞耳遠

恨不得作方畝通辭方畝對二三因問再或通辭則亦應方畝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勞苦損人精神惜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勗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

此夏旱人情惡山有尊長但慮驚怖畝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丞不知關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遂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廨此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目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憂云云此不顯恐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

青白大小合十紙 于目錄中缺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